

一本有点儿忌讳的书

香港的一座塔楼，有一位86岁的妇女独自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公寓里。她的家人很少来访。有一天晚上，老妇人摔倒了，动弹不得，她慢慢死于脱水。5天后，邻居们打电话给警方，警方移走了尸体并通知了家人。

几周后，房东彻底打扫了公寓，略微降低了租金，有一位从内地来的大学生，租了这间房。大学生度过的第一个夜晚，就在梦中看到了一个老妇人模糊的脸。第二天，她买了一些植物放在阳台上。睡梦中还是看到了老妇人，而后每天晚上都如此，老妇人叫大学生来看她，终于，大学生在某夜从阳台上跳下，摔死了。警方裁定是自杀，公寓被列入香港闹鬼公寓的在线登记册。房东只能将租金打折30%，并等待一个不相信鬼魂的租户。

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将这个�故事讲给了人类学教授安德鲁·吉普尼斯，教授当然不信鬼故事。但他从人类学的视角思考这个问题——鬼故事反映了

许多中国城市人的焦虑，年迈的父母在生命结束时没有家人；鬼魂伤害陌生人，甚至导致他们自杀；对死亡感到深深的恐惧；以及鬼魂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。他说，对鬼的恐惧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。安德鲁教授开始做研究，几年后写了一本书叫《王先生的葬礼：城市化中国的生，死，鬼》。

安德鲁自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做研究，当时就接触到了山东乡村的葬礼习俗。2013年，他开始采访在中国城市丧葬部门工作的人，参观了许多城市的殡仪馆和墓地，特别关注南京和香港。他说，与生活在城市的人相比，农村地区的人似乎不那么害怕死亡、尸体和埋葬场所，他们会将死人放到棺材里在家停留几天。然而，一旦在南京、上海和香港发现一具尸体，人们就会将其从家中或病房中取出，并带到停尸房或殡仪馆。葬礼由

专业人士而不是家庭成员组织和举办。葬礼结束后，尸体被火化，骨灰被埋葬在远离市中心的墓地。

住在公寓楼的城里人，对农村葬礼习俗很反感。南京一位市民说，如果把尸体放在公寓里，哪怕是放进冷藏箱，也会对邻居带来厄运，并且是违法的。安德鲁参观了南京居民楼里的家庭祭奠，一般是用死者的照片作为将尸体留在家里的替代品。亲朋可以来悼念。公寓门上有与死亡相关的符号，邻居会意识到大楼里有人已经去世了，也会有邻居对此表示反感。

城市人对死亡的消息感到厌恶。殡仪馆专业人

士会告诉逝者家属，到了“阴能量”的地方可以用“阳活动”来抵消，比如喝姜糖水，或者在殡仪馆的出口建一个踩火的地方。安德鲁教授说，快速城市化加剧了对死亡的恐惧。在中国各地，墓地和殡仪馆不断迁离市中心。城市及其边界的迅速扩张迫使国营殡仪馆和火葬场反复搬迁。墓地和殡仪馆附近的房地产价值总

是低于中心地区。为了保护其房地产的价值，殡仪馆被放在了远离市中心的地方。

安德鲁说，四个因素似乎很重要：一是城市中生命与死亡的分离，城里人一般死在医院里而不是家里；二是“陌生人”社会和经济的崛起；三是家庭的萎缩；四是越来越多的废弃建筑。这四个因素都是城市化的产物，城市化造就了对死亡和鬼的厌恶与恐惧。

回到开头的故事，安德鲁教授说，像老妇人和大学生这样的陌生人“非正常死亡”，让人们产生担心：大家庭和社区的消亡增加了我们独自死亡的机会，随着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依赖陌生人，我们更容易受到伤害。

的确，人们忌讳这个话题，我对这本书就匆匆翻翻，赶紧放到一边了。☞

大家庭和社区的消亡增加了我们独自死亡的机会。



苗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写字,旅游,锻炼